

XU MAOYONG XUAN JI

徐懋庸

选集

第 二 卷

三十年代集外拾零

烽 烟 篇

《打 杂 新 集》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徐懋庸选集

第二辑

三十年代杂论与诗

另附《订正新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陈世五

徐懋庸选集·第二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625 插页7 字数319千
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470册

书号：10118·702 (平装) 定价：2.20 元

出版说明

徐懋庸（1910——1977），现代文学家。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县下管西堂人。一九三四年春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大教员，冀察热辽地区热河省文联主任。全国解放以后任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这部选集选编了徐懋庸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四十年间的文艺著作。有杂文、文艺论著、历史故事和自传体的回忆录。共九十多万字，分三卷出版。

第一卷收入徐懋庸在全国解放前所写的主要作品，包括《不惊人集》、《打杂集》中的部分文章、《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

第二卷收入“三十年代集外拾零”（杂文）、“烽烟篇”（在解放区的作品）、《打杂新集》中的主要杂文。

第三卷收入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历史故事和回忆录。

目 次

三十年代集外拾零

《艺术论》质疑·····	3
苟全性命法·····	5
说穷途·····	7
女主人与小犬·····	9
论说文范·····	11
希特勒与雍正帝·····	14
钟敬之译《苏俄底文学》小引·····	17
光荣的下场·····	20
旧事新感·····	22
关于“因革”·····	25
砂糖与宝物·····	27
谈皇帝·····	29
读《文学》的“翻译专号”后·····	33
怎样超越危机·····	36

收复失地的措辞·····	38
关于金圣叹批改的《水浒》·····	40
改读历史·····	44
完 人·····	47
答施蛰存先生·····	51
画与诗的世界·····	53
——参观许幸之的画展后	
两个问题·····	55
《芒种》编者的话·····	58
扪烛乱谈·····	61
一、儿名命提记 ·····	61
二、到底只能做“杂文” ·····	63
《江亢虎文存》·····	66
看画有感·····	69
感 旧·····	71
文艺自由的代价·····	79
补订《文艺自由的代价》·····	82
哀陈君冶·····	84
《太白》的停刊·····	87
世界上还有人类的时候·····	91
对于中国文艺衰亡论的一点说明·····	95
被一张明信片引起的杂感·····	98
高尔基的新的人道主义·····	105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致鲁迅的信·····	113
还答鲁迅先生·····	116

《斯大林传》译者前记·····	124
关于《黑暗的势力》·····	131
读书杂忆·····	132
读书杂记·····	137
“文明”的滥施·····	142
饭·····	145

烽 烟 篇

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151
论灵感·····	162
纪念“五四”——纪念鲁迅·····	169
太行区文艺界歪风一斑·····	174
研究国共力量对比的中心问题·····	181
论“正统”·····	186
写作者要请工农兵作顾问·····	189
——向《华北文化》的投稿者提议	
由服务大众得到力量·····	194
中国国际地位的升降·····	197
蒋介石的新任务·····	201
面 子·····	203
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	205
严肃与活泼·····	211

打杂新集

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	217
——《打杂新集》自序	
纪念“五四” 提高信心·····	225
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 的二三问题·····	229
《随笔》题词·····	241
想到《活捉》·····	242
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	245
大国主义和大国·····	249
对《何谓干预生活》的补充·····	252
两个领导者·····	256
关于王国维的艺术思想·····	260
同 志·····	263
联 想·····	268
“慢就是快”及其他·····	271
批评和团结·····	275
关于“刻头发巧夺天工”·····	277
老实和聪明·····	280
百家争鸣的效果·····	283
美的寻找·····	287
一副对联·····	292
人与人之间·····	296
也是劳动·····	300

简单与复杂·····	304
谈含蓄·····	307
英国的传统·····	310
精神的节约·····	313
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	316
给儿子的一封信·····	319
——谈对失学失业的态度问题	
一个惊险故事中的平凡人物·····	327
也论悲剧·····	336
续论悲剧·····	340
英雄的意志和感情·····	344
孩子的启示·····	348
敌与友的关系·····	351
一个好题材·····	354
同与异·····	356
小品文的新危机·····	359
关于讽刺·····	363
不要怕民主·····	365
不要怕不民主·····	368
第三种人的体会·····	371
宋士杰这个人·····	374
没法就范的规范·····	378
共产党与科学·····	381
武器、刑具和道具·····	385
“花迎”·····	389

真理归于谁家·····	395
学会思想·····	399
“应该让别人说完”·····	402
论和风细雨·····	406
再论和风细雨·····	410
两句杜诗的一解·····	419
“大场面”的墙·····	422
苦闷·····	426
过了时的纪念·····	430
——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和事和理·····	438
“后事如何”·····	442
关于李煜的词·····	445
教条主义和心·····	449
关于杂文的通信·····	453
白薇·····	460
“蝉噪居”漫笔·····	463
冷却了的悲痛·····	475
吞吞吐吐的原因·····	487
质的规定性·····	490

三十年代集外拾零

《艺术论》质疑^①

鲁迅先生的译文，据说是不容易懂的，但我近日读他所译的《艺术论》，对于下一节文章，是敢于自信，百分之百地懂得了的。

这是其中所引旅行家巴敦的《东非洲诸大湖游记》中的一节，文云：“瓦仰安提族的黑人们，经过敌对他们的种族所住的部落旁边时，为要不因自己的模样，激动他们，便不携带武器。但在自己的家里，他们却全都常常，至少，是带着棍子。”

《艺术论》的作者蒲列哈诺夫^②引了这例子，以说明达尔文所说的“对立（Antithesis）的根源，”即他自己名之曰“矛盾的冲动”的。他还加以解释道：“则在正是决非武装不可的时候，却解去武装的瓦仰安提的黑人，便是借此在自己的敌人这样说，‘我远离了关于自卫的一切思想，我完全

① 编者注：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② 现通译为蒲列汉诺夫。

相信你的宽仁’。”

我之看懂这一节译文，并非由于这节译文特别易懂，而是因为这节文字所说的事实，就在眼前，过于亲切，所以我恍然大悟。

然而，我疑心鲁迅先生的译文，有几处错误。所谓“非洲”，我以为当作“亚洲”，“黑人”该是“黄人”，至于“瓦仰安提族”，则当意译为“汉族”。

这译本，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则这错误之责，也许当由日译者负之，不然，便是蒲列哈诺夫弄错的；再不然，则是巴敦先生记错，或有意为“汉族”讳。

要是再不然，那么，难道非洲的黑人中，真有“瓦仰安提”这一族，而且这一族与亚洲的黄人汉族，在进化的过程中，竟有什么渊源么？

苟全性命法^①

近来文人容易失踪，而且一失踪便成“大团圆”，这样的世界，实在有讲究苟全性命之法之必要。

偶翻线装书，得陈眉公法，亟为公之于世，曰：“上士闭心，中士闭口，下士闭门。”

闭门之计拙，显而易见，盖杜门不出，易招嫌疑，或以为在秘密开会，或以为在制造炸弹。况俗语云：“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早已道破闭门之靠不住了。

孔子入后稷之庙，三缄金人之口，俗语亦云：“是非只为多开口”，闭口之要紧可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又尝一醉二月，拒司马氏之提婚，深得闭口之道，故能不蹈嵇康的覆辙，可以为法矣，但仍有未妥处。

那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诗，虽云“百代以下，难以情测”，但陈杭作笺，说其中多以“妾妇”讥司马，“膏火”比小人。幸而陈杭不与嗣宗同时，否则，这些

^① 编者注：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申报》副刊《自由谈》。

话传到司马氏及其部下的耳中，阮籍还能“善终”么？

人而要做咏怀诗，尽由于心的多感，纵然“言至玄远”，但要提防“索隐”家。故上士在能闭心。

闭心的实例，何如先生曾经举出，即后汉任永，见妻淫于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

但你能做到否？

说穷途^①

在“有二百种之多”的全国定期刊物中，有一种《前途杂志》，这名目引起了我一点点感想。

就目前的事情说，集合了六十几国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在伦敦举行着的世界经济会议，前途就未许乐观，“黄金的礁石”，把“堂堂大会”，触得“只留躯壳”。夫以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协力，对于社会的基础构造的经济，尚不能登诸坦途，可知现状之下，其实并无什么可希望的前途，有的只是“嗣宗穷途，杨朱歧路。”

一个朋友曾说：“什么是前途！我以为办一个穷途杂志，倒会有超纪录的成绩。在普遍的穷途的悲哀中，作者定能产生真实的人生的艺术，读者定能发生真诚的心灵的答鸣。”

当真以“穷途”名的杂志，虽然没有，但和这性质相同的刊物，实已不少，即所谓“许多幽默的刊物”。尚幽默，谈风月，原是穷途的文人之所为。社会的穷途，文人的穷途，

^① 编者注：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申报》副刊《自由谈》。